

逐浪的日子

那么多心乱的脚步

往事是一首被遗忘的歌

——当星星的眸子渐冷渐暗

——当温柔的话语都已沉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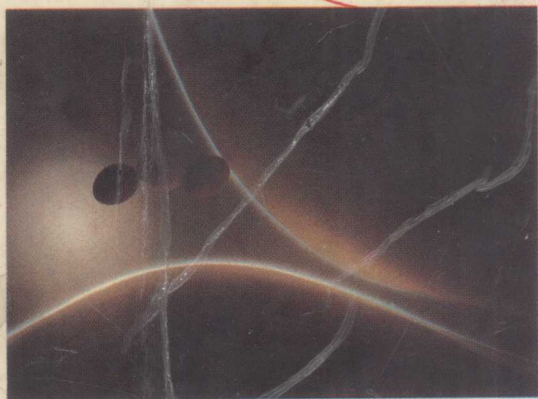
没有所谓的相遇与分离

追不

亮的晨曦

「台灣」

林曉筠 著



追不完的浪漫

〔台湾〕 林晓筠

责任编辑:李鸿文

号 20 字 登 录 册

林晓筠感性系列(2)

追不完的浪漫

台湾 林晓筠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京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7.35 印张 14 万字

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,000

ISBN 7-5354-0868-0/I·723

定价:4.40 元

内 容 提 要

豪门千金方小姐，一夜间变成我见犹怜的“灰姑娘”，偶遇商界巨子柴大少，双双落入爱河，方小姐百般挣扎亦难自免。

唐会计私恋宋店主，宋店主则对方小姐心有千千结，柴、方、宋、唐多角大逐鹿，更有“蛇蝎美人”、“电脑木头”奇情奇爱横亘其间：背夫堕胎、情侣反目、设陷栽脏、夫妻离索……真是追不完的浪漫！

92 最受欢迎的台湾著名作家林晓筠，敢写情、善写情，其作品往往文笔清丽、情节感人，于离奇生动的情爱故事叙说中，渗透了对人生的深层理解。

此书尤系首选。

1

方氏家族的家族会议上。

一场空难夺走了方氏家族大家长方威德和妻子李雪兰的生命。他们是在飞往法国的途中出事的。原本是一趟愉快的“二度蜜月”之旅，却演变成天人永隔的悲剧。在一场隆重的丧礼和告别式之后，方威德所留下来的遗产才是大家注目和外界关心的焦点。

财产要怎么分？

怎么分才算公平？

方家学字辈的四个子女，现正坐在方威德生前最钟爱的书房中，讨论着财产如何分配的事。方威德有二子二女，最大的三十二岁，最小的方学雯也已二十四岁了，照理这会该是方氏夫妇可以考虑交棒、享享清福的时候，可是老天却和他们开了个恶劣的玩笑。

方学伟以大哥和未来方氏企业接班人的身份开口。“扣除遗产税和一些必要费用，爸爸大概还留下五亿的财产，我想了很久，决定把这些遗产分成四份。”

方学泰的表情颇不以为然。

“大哥！学敏和学雯迟早要嫁人，她们不需要分到一份吧！爸爸不是常说女儿嫁出去就像泼出去的水，嫁鸡随鸡，不必分给她们那么多钱。”

方学敏狠狠的瞪了她的二哥一眼。

“我说错了？你分这么多钱做什么！嫁人自然有丈夫可以养你，否则为什么大家都把丈夫当长期饭票？”

“那个时代早就过去了！”

“你喜欢养你丈夫？想反其道而行？”

“你卑鄙！”

“你敢这么骂你二哥？”

“我还有更难听的！”方学敏不甘示弱。

“够了！你们两个！”方学伟出声阻止，并看了始终沉默又似乎置身事外的方学雯，她好像一点都不在乎，不在乎她能分到什么，分到多少。

“学雯?!”

方学雯看了她的大哥一眼，微微牵动嘴角。

“你有什么意见?”

“我没有意见。”

“大哥!我抗议!”方学泰一副决不罢休的表情。五亿不是一笔小钱，分得愈多他可以过得愈享受，有财就会有势，而且他的目标是立法委员，这可得需要一大笔钱。“我不赞成这么分!”

“你还不知道我的分法。”方学伟胸有成竹的说。

“怎么分?”方学泰极为着急。

“我所谓的四份是：我一份，老二你一份，学敏、学雯算一份，第四份则是——”

“第四份怎么样?”方学泰已经给钱迷了心窍。

“第四份给我的第一个儿子。”

“儿子?!大哥!你连婚都还没有结!”方学泰冷冷的说：“想霸占爸的遗产，想多分一份就明说嘛!这个理由会笑掉人家的大牙。”

方学伟似乎已料到会遇上这种反弹。

“学泰!可见你知识浅薄!”他振振有辞。“长孙如同一子，自然要算一份。”

“大哥!现在还有这种事吗?”学敏讥笑道。

“对!”方学泰觉得自己已经站到了理字这边。“如果你真敢这么分，我就上法院告你，告你侵占，长孙?大哥!

不是我做弟弟的无情，也要你生得出儿子才行，说不定你是个‘无子西瓜’！”

方学伟闻言，脸色已经涨成了如猪肝般的血色，好像想将他弟弟生吞活剥了似的。

“方学泰！谁都知道你是个败家子，分再多的钱给你也没有用，倒不如捐给慈善机关！”方学伟也顾不得什么兄弟之情。“告我？你告啊！看到时候吃亏的是谁，叫你连一份都分不到。”

“好啊！看是谁分不到！”

接着兄弟俩开始互揭疮疤，互相挖苦，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，如果方威德地下有知的话，只怕在坟墓里都会跳脚，眼睛都不愿闭。

“学雯！你该出声了！”方学敏推了推自己妹妹。“为你的权利争啊！”

方学雯面无表情的想着，人性本善的说法不知道是否可信！在面对金钱的当儿，手足都可能反目成仇，因为钱而结下深仇大恨。如果能够，如果这五亿能换回她所挚爱的父母的生命，她愿意一贫如洗，她愿意用这些钱换回她父母，她不要钱！

“学雯！说话啊！”学敏又催了一次。

“我放弃。”

不只是方学敏倒抽了一口气，连正在吵得不可开交的方学伟和方学泰都不约而同的闭上了嘴，全部的关注

力全转移到了他们最小妹妹的身上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她不信的问。

“我不要钱。”

“做不到的事就别说。”方学泰立刻走到他小妹的面前。

“别故作清高，几千万不是一笔小数目，你可以吃穿不愁的过一辈子，不用仰人鼻息，不必看人脸色，光利息就

够你挥霍了。”

方学雯淡然一笑。“我不在乎。”

“学雯！你别在这时候发神经！”方学敏将妹妹拉到一

边。“和钱过不去会遭天谴，你没看到大哥、二哥已经争得

快头破血流了，你还不要？你不知道赚钱的辛苦。”

“钱这么重要？钱这么神通广大？它们能换回爸、妈

的生命吗？”

“我知道你难过爸、妈的死，但是人死不能复生，大家

都知道你孝顺就够了，现在眼前要争的是钱，是你未来一

辈子的事，这次分了财产，以后你休想咱们两个哥哥还会

照顾到我们，实际点吧！”

“你们商量得如何了？”方学泰嘲弄的说。“改变主意

了没？钱也！”

“学雯！这是你应得的，别便宜了他们。”方学敏说：

“都给他们的话，万一被他们败光了，岂不枉费了爸的一

番心血！这才是对不起爸爸！”

“学雯！你考虑清楚！”方学伟较为平和的说：“现在不

是表现你性格的时候。”

方学雯不能说人性是丑陋的，但眼前的哥哥、姊姊也太实际了点，当然有钱能过舒服的日子，人人都希望大富大贵，但是如果因为钱而让他们兄妹形同陌路，老死不相往来，那么她爸、妈留下的这些钱，反而是害了他们四个。

“你到底要不要？”方学泰不耐烦的问。

“她当然要”方学敏替自己的妹妹说。

“你闭嘴！”方学泰吼道：“叫她自己说。”

“学雯。”方学伟沉重的一叹。“你还是拿了属于你的这一份吧！爸、妈在世的时候，最疼的就是你，最放心不下的还是你，有了这几千万，你可以衣食不缺的过一辈子，特别是看在钱的份上，不管未来你嫁了什么人，他都要让你三分。”

一阵令人窒息、等待的沉默。

“好！我要！”方学雯坚定的说。

“我还以为你多‘高尚’呢！”方学泰一副早就知道会这样的样子。“你又不是白痴，会把几千万往门外推？现在赚钱不容易了，你从小就是‘茶来伸手，饭来张口’的，有这些钱你还可以再继续舒服下去。”

“我很高兴你想通了。”方学敏拍拍妹妹的手。

“我要我这一份，但是请大哥将属于我的这一份全捐给慈善机关。”方学雯面不改色，冷静自若的说：“对！我从小到大没赚过一毛钱，该是我去尝尝赚钱是什么滋味和

如何独立、如何照顾自己的时候了。”

其余的方家兄妹都用一副方学雯疯了的样子看着她。

“学雯！你会后悔！”

“你一定是忧伤过度，真的疯了。”

“你最好冷静再考虑两天。”

方家兄妹毕竟还是有些感情，有的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，那怕你是王永庆或是亿万富翁，分了财产，各人就走各人的路，也许有些冷酷，但是世界就是这样，他们希望还不知道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方学雯起码能有些钱自保。

“我不需要再考虑！”她一清二楚的说。“我不在乎你们要怎么分，总之我的那份就捐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我决定搬出去。”

“搬出去？”方学伟不太高兴。“你中邪了？”

“或者是我长大了！”

方学敏实在给她妹妹气得七窍生烟。“学雯！连我都不知道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了！你不要钱，可以。但是这里还是你的家，你想搬去那里？你靠什么养活你自己？”

“我相信我饿不死的。”

“是啊！因为我赌你三天不到就会夹着尾巴回来。”方学泰跷着二郎腿，不可一世的说：“你电影看多了，还在做梦是不是？”

方学雯知道多说无益，除非她能靠自己证明，否则说破了嘴也没有用，她想了很久，该是她跨出这一步的时候了，她的父母已经不能再照顾她、保护她，她从现在起，一切就得靠自己了。

她站起身。“等我安顿好，我会和你们连络。”

“干嘛？好去求你回来？！”方学泰冷哼一声。

她从容又祥和的看着她的二哥。“不！只是想让你们知道我在那里，不要让你们为了我操心，二哥！我是你的妹妹，这是不可能改变的事，不管你心里怎么想，我们是兄妹。”

方学泰再没心没肺也不禁感到汗颜，他不太自然的望向方学伟，希望他能说点什么。

“学雯！留在家里吧！”方学伟拿出权威的说。

“学雯。”学敏尽自己所能的挽留她的妹妹。“你迟早会嫁人，那时你就可以离开这个家，不是现在，不是在你心里不平衡又自怨自怜的时候。”

“请你们不要再说了。”方学雯摇摇头。

“你别不知好歹！”

“好！五亿我们就四个人分！”方学伟似乎下了好大的决心。“这样你满意了吧？不要再拿离家当手段了吧？！”

“太好了！”方学敏露出了笑容。“我赞成大哥的这个决定，二哥！你没话说吧！男女既然平等，财产就要公平的分，如果你有本事，大可以用你分到的钱开创事业，利

上加利，不要落人口实，说你欺负自己的妹妹，这样你的面子可以好看一点。”

“你休想！”

“大哥已经这样说了！”

“我反对！”

“你只有一票！”

“你们到底想怎样？”方学伟简直要发火了。“怎么分都不行、都有人不满意，干脆我们上法庭打官司，叫所有的人看笑话好了，说方威德夫妇尸骨未寒，我们做子女的却已经为了遗产而对簿公堂。”

“谁叫你分得不好！”

“那你想怎样？”

“我觉得应该——”

方学雯悄悄的走出书房，三个已经为钱吵红了眼睛的兄弟都没有注意到她的离去。这会他们的心里、眼中只有新台币，只有那些上了亿的遗产。她不能怪他们，她没资格怪他们，有些人可以当钱财是身外物，有些人却把钱当命看，而她只希望她亲爱的爸、妈能复活。

钱能使人起死回生吗？

能吗？

如果不能，即使她有上千亿的钱又如何？她花得完吗？她能用这些钱再买到和她爸、妈相处的那些美好时光和亲情的照拂吗？

她不需要钱。

她真正需要的是如何靠自己的能力过日子。

*

*

*

柴世刚一向都不喜欢听训，更不喜欢父母亲拿他的终身大事作文章，他知道 he 自己是台北社交圈里的黄金单身汉，他不只是事业做得有声有色，年少多金，更重要的是他有迷得死女人的长相和体格，他有资格站上国际舞台当男模特儿，或是到好莱坞去发展，连李察基尔说不定都要靠边站，他比李察基尔更适合去演《麻雀变凤凰》里的那个大亨，因为现实生活中他真的如此，而李察基尔只是诠释那个角色的演员而已。

他不喜欢父母逼婚，原因无它，因为他还碰不到一个够格的女人。

他受不了那些每天傻笑、花枝招展又没什么大脑的千金小姐，也受不了过度成熟又太有心机的女人，因为她们只有一个目的——相同的目的。

当柴世刚的太太。

偏偏他的标准订得相当的高，他宁愿打一辈子的光棍，也不随便和一个女人拴在一起，任何男人都不该对不起自己去娶个不适合自己的女人，人生苦短，浪费在不值得的女人身上，实在太虐待自己了。

“世刚！我的话你听进去了没？”

“听到了。妈！”

“我是说你听进去了没？”柴夫人再问一遍。“听到和听进去是有差别的。”

“世刚！你黄伯的女儿有什么不好？她是学音乐的，曾经留学过英国，你到底嫌她那一点？”柴诚强搞不清儿子的品味。“你哥哥结婚了，你妹妹也嫁了，你就不能让你妈了掉最后一桩心事吗？”

“我早晚会娶的！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柴夫人追问。

“适当的时候！”他打马虎眼的说。

“你这句老词我听多了。”

“那你就别再逼我！”

“林伯伯的女儿怎么样？”做父亲的再想了下。“林伯伯的小女儿今年毕业，念外文系的，活泼大方，外向，你见过她，也夸过她漂亮、活跃——”

“花蝴蝶。”柴世刚摇头。“她可以当情人，不能娶进门当老婆。”

“你喜欢文静、内向的？”

“那陈叔叔的二女儿，念家政的，贤妻良母型，和咱们家又有生意上的往来，门当户对，而且一旦结合，两家的财力，那真是如虎添翼。”

“爸！婚姻不是买卖。”

“那张妈妈的大女儿呢!”柴夫人抱着百折不挠的精神。“能静能动,你还请她出去吃过饭、看过电影,张妈妈一直夸你,说她女儿对你的印象好极了,你为什么不再继续约呢?”

“因为她言语乏味。”

“她总不能表现得太露骨啊!”

“我还不喜欢她的名字。”

“她的名字?”

“张玛丽。”柴世刚并不是刻薄的人,但是他无法想像什么样的父母会给自己的女儿叫玛丽的,给条母狗取名叫玛丽还好些。“而她真的像她的名字一样,通俗又没有什么内涵、气质,跟她父母一样,财大气粗,十足暴发户的德性。”

“你未免太会挑了!”

“世刚。”柴诚强不免一叹。“你到底想娶什么样的女人?你现在是条件好,但再这么眼高于顶的挑下去,那些好女孩可不会等你一辈子。”

“爸!你和妈就享享清福,别为我的事操心。”

“我要抱孙子。”

“这点你应该对大嫂说。”

“我要抱你的!”

“这不是强人所难嘛!”

“世刚!妈一向最疼你,你哥哥和妹妹也老说我偏心,

什么事都向着你，什么事都是先想到你，你忍心让妈失望，一等再等吗？”

柴世刚对这种苦肉计已经习以为常，他那张俊脸上不见丝毫的困惑。他曾经苦恼过，但与其匆忙的娶个女人，然后婚姻不幸福，反叫他父母更加的烦躁，他宁可对这苦肉计“麻木不仁”。

“世刚！”

“妈！我的缘份未到。”

“相亲好不好？”

“我没空。”

“那我和你爸先去替你相，如果我们都觉得不满意，那你就根本不必去看，这样很节省时间，你也应该信得过我们的眼光。”

“你妈说得对，有些好女人的确不会抛头露面，你不要相信这一套；现在讲自由恋爱，但是离婚率却高得吓人，而以前的人是听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却很少听人家说要离婚，物极必反，现在是开放过了头，迟早会回到从前的老路子。”

“我相信。”

“那你愿意去相亲？”柴夫人乐坏了。

“我相信以前的人比较知足，比较认命。”

柴家夫妇束手无策的叹了口气，不约而同的。

“爸、妈！你们早点睡，我出去走走。”